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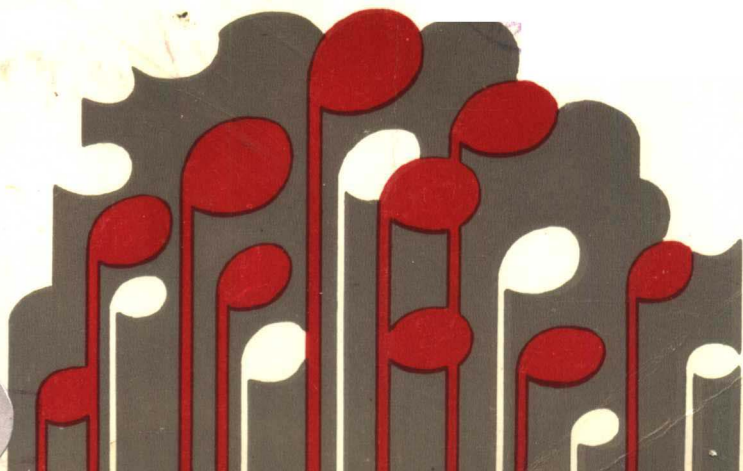
# GUSTAV MAHLER

古斯塔夫·馬勒

阿爾瑪·馬勒 / 著

方元偉 / 譯

百家出版社 / 出版



# 古斯塔夫·馬勒

阿爾瑪·馬勒 / 著

方元偉 / 譯

百家出版社 / 出版

封面设计：王 俭

古斯塔夫·马勒

阿尔玛·M·马勒著  
方 元 伟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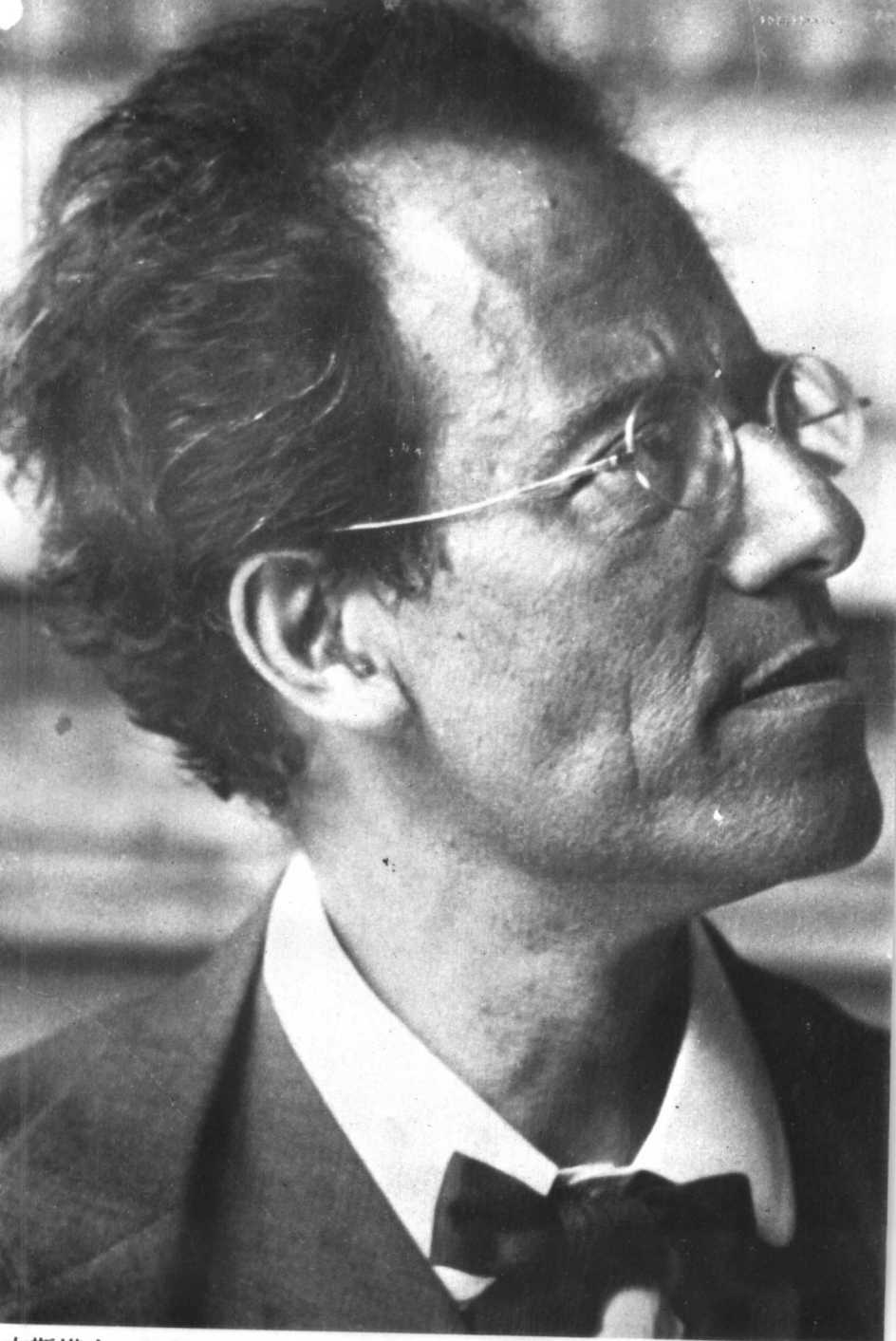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 绍兴路 5 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58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576-016-0/J·08

定价：4.60 元



古斯塔夫·马勒



阿尔玛·马勒及其女儿安娜

## 马勒交响曲的哲理内涵(代序)

孙国忠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在一定的世界观、艺术观支配下创造出的精神产品,它是艺术家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表现世界的独特方式,其作用与价值是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形式如哲学、宗教等所无法替代的。这种独特性在于:艺术作品的内涵意蕴伴随着艺术的美感一起传递给接受者,换言之,人们在欣赏艺术美的同时,也能或多或少地感悟到渗透于艺术情感之中的深层内涵意蕴。所谓艺术的内涵意蕴,实质上就是指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渗进的自我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家都是借助于独特的艺术语言在表达着自我,阐述着主体的思想观念。因此,“在作品的情感活动的后面,存在着作品的思想内涵,这是由思维所艺术地形成的。艺术家在这里不是构筑着一些抽象的模型,而是作为社会的一员创造出表现其世界观的作品。”<sup>①</sup>当然,由于每个艺术家观察世界的视角不同,他们对世界意义的理解、对世界内容的表现也会大相径庭。值得指出的是,凡是能在艺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并能真正引起接受者心灵震颤的艺术作品,大都蕴藏着深刻的哲理内涵。接受者从这些作品中不仅得到美的享受,而且能受到各种人生哲理的启迪。所以,努力领悟艺术作品中的哲理内涵,既是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艺术鉴赏的目的之一。

奥地利作曲家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在西方国家的知识阶层中,就象贝多芬、瓦格纳、德彪西、勋伯格一样倍受瞩目。尤其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的知识分子对马勒的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马勒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交响曲成为各

国音乐会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卡拉扬、索尔第、伯恩斯坦、阿巴多等指挥大师竞相指挥上演马勒的作品，大量的唱片、磁带在发行，迅速地迎合了这股“马勒音乐热”的潮流。有的西方评论家甚至认为“马勒音乐的复兴年代”已经来临。对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应当作出怎样的解释呢？我以为，马勒的交响曲博得如此青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其音乐本体运动的独特魅力——旋律美、织体美、结构美、音色美——使有较高音乐修养的鉴赏者心醉神迷，然而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音乐符号所负载着的哲理意蕴使接受者产生了某种强烈的精神认同。马勒曾这样直率明了地说道：“我所渗入音乐的永远是整个的人——感觉的、思想的、呼吸的、遭难的人。”<sup>②</sup>作曲家这句发人深思的自白，可以作为我们探究其交响曲哲理内涵的最准确的导向。综观马勒的全部交响曲我们便可以发现，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与探索贯穿着他整个的艺术生涯。

### 一、马勒交响曲创作的文化背景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马勒作为一个作曲家运用交响曲艺术来探寻人生哲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现象，这同马勒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联。

马勒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与二十世纪初，这正是西方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所谓“世纪末”的思想正四处弥漫。尼采曾一语道出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焦虑心情：“在我们这些未来世纪的初生婴儿与早熟孩童的眼中看来，那个一定会很快遮蔽整个欧洲的阴影想必已经来临。”<sup>③</sup>尼采所说的这一阴影，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它主要在四种关系上表现出了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我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种精神危

机的实质正是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曾经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之相伴随，在哲学上便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半分天下，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都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代之而起的是对于科学、理性和物质文明的崇拜。接着，这种崇拜也动摇了，人们发现科学也有其局限性，单纯的物质繁荣只能造成虚假的幸福。生活在西方的人们，尤其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阶层失去了过去藉以生活的一切信仰，面对传统价值的荒凉废墟，苦闷彷徨，无所适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尼采的人生哲学以其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西方人的眼前，对十九世纪末乃至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尼采首先从基督教信仰业已破产（“上帝死了”）的事实，引出了一切传统价值必将随之崩溃的结论。然后，尼采由旧价值的崩溃进一步导出价值的相对性的结论，强调每个人必须独立地为自己创造价值，提倡个人至上和自我实现。他明确主张，哲学以探究人生意义为鹄的。不可否认，尼采的哲学思想是由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基础上出发的，但它又不同于叔本华的纯粹消极的悲观主义，而带有某种激昂的情调和奋袂的品性，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当时西方社会中对于旧有价值体系失去信心而又不乏探索勇气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马勒就是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自从马勒开始其艺术生涯，艰难与坎坷就一直伴随着他，使他本来就感到压抑的心灵又罩上了一层层阴影。我们知道，马勒是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艺术家，他对自己的血统及出身一直感到是件沉重的思想包袱，曾多次表露过患这一“心病”的苦闷：“我是一个三重无家可归者，在奥地利被当作一个波希米亚人，在德国人中被当作一个奥地利人，而在全世界又被当作一个犹



太人。对任何地方来说我都是一个闯入者，从来不受欢迎。”<sup>④</sup>这种心理压迫对马勒来说一辈子都未消除过。马勒生来性情高颀，从不愿流俗，孤傲不群的强烈个性常常与社会发生严重冲突，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孤独意识。同时，马勒内向深沉的性格又促使他经常进入深刻的思索。马勒是哲学素养很高的作曲家（他早年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的同时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主修哲学和历史），因此他对世态炎凉的思考自然地便上升到对人生哲理的探讨。例如，马勒有一次在与其学生布鲁诺·沃尔特交谈时就发出过这样深刻的疑问：“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又往何处去？当我的性格象牢狱一般压抑我时，为什么我还自欺欺人地相信我是自由的呢？辛劳与悲伤是为了什么？难道人生的意义最终只能由死来揭示吗？”<sup>⑤</sup>可以这样说，马勒直到告别尘世的最后一刻，都在思考、探究着这一终极意义的人生哲理。当然，马勒不是哲学家，而是艺术家，是作曲家，他对人生意义的哲理思考和探究最终都渗透于他的作品内，都流淌于他的音乐中，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那样：“他拼命努力寻求人生的意义……他的精神从来没有摆脱过‘为什么’这一令人烦恼的问题，那是他创作活动的动力。每一部作品都体现了他为寻求答案所作的一次新的努力”。<sup>⑥</sup>这里，就让我们循着马勒交响曲创作的发展轨迹，去考察一下他对人生意义探究的心路历程。

## 二、生与死的悲剧冲突：马勒交响曲的哲理意蕴

马勒曾经这样说过：“交响曲对我来说意味着藉所有可获得的技巧手段去建造一个世界。”<sup>⑦</sup>综观马勒的全部交响曲，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即：这个由马勒辛勤建造的“交响曲世界”，实质上是一部规模宏伟、意蕴深刻的交响哲理史诗，每部交响曲都是其中的一个章节，它们互相呼应，密切关联，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在西方音乐史上，作过多部交响曲的作曲

家为数不少,但象马勒这样以交响曲创作为手段不断地探寻人生意义,有意识地将某种人生哲理贯串始终的作曲家则不多见。例如,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也写了九部交响曲,其中有些作品不乏哲理内涵,但与马勒相比,他的交响曲似乎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着某种人生哲理的贯串,他不同时期的交响曲在思想内涵上显然不强调某种密切联系。那么,贯串于马勒全部交响曲中的人生哲理究竟具有何种独特的意蕴?我以为,这种人生哲理的独特意蕴主要体现在“生与死”意念的悲剧意义之中,而它在马勒交响曲创作的三个阶段内又有着不同特点的展示。

###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创作由前四部交响曲组成。《第一交响曲》与作者的声乐套曲《旅伴之歌》有联系,其他三部交响曲则与他的另一部歌曲集《孩子们的奇异号角》相关联,所以有人也把马勒的这一创作阶段称作“号角年代”。相比较而言,这时期的几部作品在思想内涵的呈示上稍明显,它们原先所有的一些标题和声乐部分的歌词给予我们一定的提示。

《第一交响曲》伊始,马勒就在音乐中探寻他的人生哲理。马勒音乐的崇拜者、新维也纳乐派的代表人物阿诺德·勋伯格认为:“实际上,将要形成马勒特性的任何东西都已显示于《第一交响曲》中了。这里,他的人生之歌已经奏鸣,以后只不过是将它扩展和呈现到极度而已。他在这里展示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和对死亡和思考。他在这里一直同命运搏斗着……”<sup>⑥</sup>值得指出的是,“自然”这一概念的涵义对马勒说来极其宽泛,它不仅包括大自然,而且包括了全部的人生。<sup>⑦</sup>《第一交响曲》初稿原有五个乐章,其标题分别为:1. 不尽的春天;2. 百花吐艳;3. 满帆向前;4. 猎人和葬礼进行曲;5. 从地狱到天堂。后来的正式版本去除了原先的第二乐章和全部的标题。在第一和第二乐章中,我们

通过朴素、明朗的音乐能够感受到作曲家对美妙大自然的一片深情。第三乐章属于“葬礼音乐”，虽然其悲剧意味与以后的同类音乐相比还不十分浓重，但我们从悲哀的情绪中仍然可感觉到死亡的气息，它表明了作曲家对死亡意念的特殊敏感。第四乐章充满强烈的戏剧性，“完全展露出他的热烈感情，而这种全部热情以不屈不挠的力量战胜了生活”。<sup>99</sup>人生的美妙、死亡的侵扰、与厄命的搏斗，形成“生与死的悲剧冲突”这样一种定式化的意念组构，它不仅体现了《第一交响曲》的哲理意蕴，而且渗透于他全部交响曲的思想内涵之中。《第一交响曲》作为这部整体交响哲理史诗的序引，已将作曲家对人生意义探究的独特思路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三部“号角交响曲”标志着马勒对人生意义探究的进一步深化，以上提到的马勒关于那几个“为什么”的哲理问题，正是他创作《第二交响曲》时提出的，这三部作品也是他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的尝试。

《第二交响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生与死”的抗争已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开头的第一乐章便是“葬礼音乐”，如果说《第一交响曲》的“葬礼音乐”还不那么悲壮的话，那么在此处它已凝聚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性能量。这一乐章的两个主要主题形成极其强烈的性格对比：一方是死亡侵扰，另一方是生命渴望，音乐中的这种“生死搏斗”实质上体现了马勒对人生在世的深刻反思：“你为什么生活？你为什么受苦？难道这些都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可怕笑话吗？”<sup>100</sup>这样的深刻反思正是来自对人生的疑虑和困惑。在马勒这种身处世纪末而又具思想头脑的西方知识分子看来，人被莫名其妙地抛进这个陌生、荒诞的世界，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人生活、团圉在这个冷酷的环境中，不尽的烦恼、灾祸自然是滚滚而来。他们看到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人

与他人、人与自身、人与整个世界和人与神秘力量之间的无法排除的对立，他们也深深体验到处于这样困境中的忧愁和悲哀。总之，世界是荒诞的，有思想的人必定是孤寂的。第四与第五乐章可以看作马勒对人生意义反思后的一种自我解答，这两个乐章的歌词中能得到一些启示。从创作时间上看，这两个乐章是一起完成的，在音乐构思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从歌词的内容看，它们的思想内涵也是一致的，都强调了对人生的渴望和对一种理想境地的追求。尽管这两章歌词出现了“复活”、“上帝”和“天堂”的字眼，但它们并不具有宗教性涵义，在这里“上帝”和“天堂”只是一种向往中理想境地的代名词，而“复活”则代表了一种人世的精神。第五乐章庄严的合唱虽然使人容易联想到宗教性的肃穆场面，但音乐所阐述的意念却是非宗教的。此外马勒通过音乐表达出的人生态度是：死亡既然是生命历程的一个必经阶段，那么就on应该正视死亡，趁它尚未到来之时更勇敢地去生活，去与苦难的命运搏斗。这种颇具哲理的人生态度反映出马勒不甘心命运束缚而勇于自我拯救的精神，然而这种自我拯救很难真正实现，这就愈加体现出人生的悲剧意义。从某种角度看，这种精神的实质却代表了人性的终极追求，所以马勒的处世态度也蕴涵着人类共同的生命意向，正如《马勒传》的作者迈克尔·肯尼迪指出的那样：“他（指马勒）对‘上帝’或拯救的寻觅是人类的寻觅。他的第一和第二交响曲中的‘英雄’是人类-马勒（Mankind-Mahler），而不仅是古斯塔夫·马勒。”<sup>⑩</sup>

《第三交响曲》表明马勒观察自然的视野更加宽阔：“在其中，整个世界都要被反映出来——可以这样说，作者只不过是一件乐器，整个宇宙都在它身上弹奏。”<sup>⑪</sup>这部交响曲的六个乐章原先也有标题，它们分别是：1. 夏日进行曲；2. 草场上的鲜花告诉我什么；3. 森林中的动物告诉我什么；4. 黑夜告诉我什么；5.

晨钟告诉我什么；6. 爱情告诉我什么。这些原有的标题显示出马勒力图通过与宇宙万物的“对话”，来体现他对人生意义的上下求索。第一乐章开始，由八个圆号齐奏出一段气势雄壮的引子，它虽是预示“夏日的来临”，但它意味着对生命之力的讴歌，有着非常深刻的寓意。副部音乐是一首壮丽的“生命进行曲”，在它的行进中常有神秘之力进行阻挡（主部音乐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经过多次的较量，生命的强劲活力逐渐占了上风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第二与第三乐章是马勒所倾听到植物和动物的声音，从优美抒情、活泼风趣的音乐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作曲家对各种生命的浓厚兴趣。当马勒将视角转向人类时，借助了歌词来加强音乐内涵的表达，因为“他深深感到人类的命运祸福变化莫测<sup>⑧</sup>”，因为这是最复杂的一种生命，具备最深奥的本体意涵。值得注意的是，这首由女低音独唱的歌词选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从深沉的梦中醒来，世界是深沉的……”在这乐章中，马勒也用极细腻的笔触写了一段感情深沉的音乐，表现出他对这个深沉的世界既感困惑又力图探究其本质的复杂心境。第五乐章是“天使们的歌唱”，歌词选自他喜爱的《孩子们的奇异号角》里的几句诗：“你是否打破了十戒？你的双膝跪下，祈祷上帝吧！天天祈祷，天国之乐定会降临于你。”这里所谓的“天国之乐”依然是马勒理想中的美妙境地，音乐无任何宗教气息，“天使们的歌唱”（童声合唱与女声合唱）更使人联想到尘世间孩子与妇女们的尽情欢歌，音乐的欢畅情绪实际上表现了马勒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终乐章从美妙动听的弦乐开始，奏出了宽广庄重的柔板旋律，音乐的情绪逐渐高涨，体现了作者对某种抽象之爱的不懈寻觅。“生命：植物——动物——人——‘天使’——爱”，这一切建构成马勒眼中的宇宙整体。《第三交响曲》以其宏大的构思展示了作者对人生意义哲理思考的一种比较乐

观的意绪：重视生命，热爱生活，如同沃尔特指出的那样，“从本质上说，它（《第三交响曲》）传递了人生和宇宙的美好前景。”<sup>19</sup>

继《第二交响曲》和《第三交响曲》的严肃思考之后，马勒以比较轻松的笔调写作了《第四交响曲》，音乐不强调矛盾冲突，每个乐章内都流动着美的旋律，尤其是第三乐章的美妙音乐极为感人地表达出作曲家的挚爱之情。第四乐章再次出现“天国”这一理想的意念，但音乐却引入了第一乐章充满世俗情调的铃铛声，因此尘世的气息更加浓郁，这就使我们领悟到，马勒此时终日向往的理想境地不就是人间本应有的安宁与美好的生活吗？明朗、清晰的《第四交响曲》成为马勒第一阶段交响曲创作的一个完美的尾声。

从第一阶段的作品里我们看到，随着马勒交响曲创作的开始，生死冲突的悲剧意念就已经形成。由于此时马勒的精神还比较乐观，音乐充满一种进取与搏击的热情，所以这一悲剧的底蕴尚未得到充分的展示。这四部交响曲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外部世界的各种景象，它们作为一面多棱镜，对照、反映出作曲家此时的开朗心态。大自然的奇幻，外部世界的美与丑促使马勒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而这一思考的结果又加深了马勒对人生的热爱。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勇敢地面对死亡的挑战，可以看作此阶段马勒音乐中人生哲理意蕴的主要体现。

## 第二阶段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交响曲对人生意义的探究主要体现在对外部世界的观照上，那么这种探究在第二阶段的交响曲中更多地反映于作者对内心世界的描述上。

第二阶段的创作包括三部纯器乐的交响曲，它们与作者的两部歌曲集《亡儿之歌》和《吕克特诗五首》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反映在音乐素材上，而且体现于思想内涵上。《亡儿

之歌》的歌词也是选自德国诗人吕克特 (Friedrich Rückert, 1788—1866) 的诗作 (诗人因丧子痛苦万分, 作此诗寄托哀思), 音乐具有强烈的悲剧性, 这种悲剧性是作者早已形成的“生死抗衡”悲剧意念的深化体现, 作为一种逻辑联系, 它明显地渗透于此阶段的三部交响曲中。我们注意到, “死亡”的阴影这时已完全笼罩于马勒的心头, 其精神的压抑程度远远强于以往。与以前的交响曲相比, 这时三部交响曲的“重头乐章”(一般以奏鸣曲式构成) 都强调了剧烈的矛盾冲突, 着意于抒发内在的复杂情感, 因此音乐的层次感、动力性明显增强, 音响效果更为丰富多样。这里, 可举《第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为例。一开始的引子就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沉重的和弦伴着进行曲的速度显得那么凶狠, 在此背景上出现的a小调主部主题形成一种威慑、嚣张的态势, 如同死神咄咄逼人地向你走来。转入大调的副部主题以委婉的进行呈现出无比的美感, 但这种美感已不象以前交响曲中一些抒情性主题那样纯净、明朗, 而蕴涵着悲凉的意绪, 它使人想到一种面对厄运时的痛苦呼号。由于这两个主题的性格反差在呈示部中就如此强烈, 所以它们在展开部中的抗衡就必然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毫无疑问, 这两个主题所负载的“生与死”的哲理意念, 其悲剧意义明显要比以往更为深邃。马勒将《第六交响曲》称为《悲剧交响曲》, 正是一种不断深化的悲剧意识的自然表露, 这在《第五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中同样得到深刻体现。这样的悲剧意识只有在作者饱尝生活艰辛和不断体察世态炎凉后才能趋以深化, 当然, 艺术表现上的精炼与成熟也同时加强了这种哲理意念的深度。

由于马勒“对这个世界的裁决是‘不赞成’; 但却从未见过‘另一个世界’<sup>⑥</sup>”, 所以他只能继续幻想, 主观地去构造一个美好的理想境地, 但他已不象先前那样以庄严、神圣的音乐气氛去

体现这个理想境地，而更把它当作一个自我神游的“梦境”。因此，在这几部交响曲的慢板乐章里，明显地突出了所谓的“夜曲”风格及梦幻般的情调。最典型的是《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Adagietto”：这里的配器只用全部弦乐。在竖琴晶莹般拨奏声响的点缀下，弦乐奏出了极为抒情美妙的主题，那种朦胧而感人的气氛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一个无比甜美的梦境。在这种梦境似的音乐中，气氛的渲染是虚幻的，而其中所流露的情感却非常真切。象马勒这样倍受精神痛苦、彷徨于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在对人生意产生困惑之时尽情地享受“梦”中的美妙，或许也是一种解脱的办法。但是，我们若透过这种精心编织的梦幻的表层甜美，便能品尝到沉淀于深层的苦涩。一时的解脱与暂时的安宁反衬出马勒愈来愈剧烈的情感痛楚，这是作者悲剧意识深化的又一表现特点。

第二阶段的交响曲表明，随着对人生意义的不断探究，马勒创作中的悲剧意识已逐渐深化，早期的乐观精神已被悲枪的情绪所替代，原先的那种开朗心态此时变得愈来愈暗淡，充满着郁悒与幽愤，它们化为一种压抑、凶兆的气氛笼罩了音乐的进行。“生与死”悲剧意涵的底蕴已得到充分展示，其表现特点为：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批判和对理想世界的空幻组构，这是马勒此阶段心境和人生态度的真切反映。

###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创作由三部各具特色的交响曲组成，标志着马勒对人生意义探究的更加深入：开始了在更广阔的人的精神领域内的“升降飞潜”，生与死的悲剧冲突也达到了极致。

具有空前规模的《第八交响曲》是一部恢宏博大的声乐交响曲，选用的歌词包括中世纪的拉丁文圣咏和歌德的《浮士德》片断，全曲分成两大部分，从“天堂”一直写到人间。马勒试图在音



乐中表达一种理想的世界和谐,以所谓的“爱”来贯通他心目中的整个宇宙。由于整部作品过于冗长、庞杂,所以其艺术的感染力并未达到作曲家所想象的程度,虽然我们很难把握住作品的意涵与韵致,但我们却能体会到作者渴望宇宙和谐与爱之升华的一片苦心。

相比之下,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和《第九交响曲》更能引起听者的心灵震颤。这两部作品虽然也很冗长,但构思缜密,艺术表现新颖独到,尤其是音乐语言极富情感意义,随着音乐的流动,我们仿佛能听到马勒的生命呼吸:生与死的悲剧性抗衡已经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我们知道,在写这两部作品时,马勒已被告知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另外他始终未从爱女夭折的痛苦心境中摆脱出来。由于感到自己即将告别人世,因此他无限地渴望生命:“我对生的渴望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我还发现生命的特性比先前更为甘甜。”<sup>12</sup>死神正在降临,生命尚在作最后的挣扎,这种生与死进行最后殊死搏斗的惊心动魄场面在《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新维也纳乐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阿尔班·贝尔格认为,这一乐章独具匠心的构思体现在音乐的“动力原则”(the dynamic principle)上:每当徐缓、温情的主题出现后,随之而来的便是“火山爆发般的可怕高潮”——crescendo,这一音乐张力变化的意涵恰切地体现了处于死亡包围之中的微弱生命的无力挣扎。<sup>13</sup>我十分赞同贝尔格的观点,并且以为这一极有见地的艺术分析把握住了马勒音乐的真正底蕴,是对这一复杂结构乐章的最令人信服的阐释。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作品的某些段落充满着强烈的激情,很有悲壮感。例如,《大地之歌》第一乐章的音乐具有激情澎湃的狂放性格,独唱部分的音乐基本上都在男高音声部比较费力的偏高音区内进行,乐队部分伴以强硬的力度和尖锐的音色,使音乐进行不断趋